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2月5日 星期三

1985年深秋，我跟一个女孩一起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。

在静静等待电影开映之前的短暂时光里，我回过头，透过电影院还未闭合的简陋窗户，看到了一块出乎意料的蓝盈盈的天。

江南深秋，暮色降临。平日灰蒙蒙的天，今天变成蓝色，纯粹、晶莹、深不见底，是油漆剥落的百叶窗外面的这一块玉。

女孩坐在我旁边，我强迫自己安静，以对抗内心的激动。安静很难持久，为了消解安静，我又做出四顾茫然的样子，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室外天空的一角。一捧蓝色的玻璃球掉进了一桶蓝色的冰块里。

一小块蓝色的天幕，说明整个天空都是蓝色的。暮色降临大地，天空还这样深蓝、辽阔、静穆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？我想跑到外面看看天空，可又不能走开。

小城只有一座电影院，周末，许多人涌进影院，今天的电影是苏联影片《办公室的故事》。大家都不知道电影要讲什么故事，海报上的文字少得可怜。

影院的座椅比教室里的凳子高档，蒙着一层薄薄的红色丝绒，端坐在人群里的两个人，仍然像坐在教室里听课，神情甚至更加专注。观众席一片漆黑。我没有用眼睛的余光看女孩，在陌生的人群里，我感觉到两人不言自明的亲近，这种亲近与肌肤接触毫无关系，仅仅是坐在一起，就让我很幸福。

我们的双手，放在各自的腿上，多年来，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坐姿。

电影轻松有趣。这部1977年的苏联电影过了好几年才译介到中国。电影里的场景是莫斯科，电车，电车上前胸贴后背赶着上班的人群，我要好多年之后才能体会到。我们上学的城市只有一班公交车，还常常坐不满。

女主人公是统计局的局长，几乎看不清性别的打扮，留着男子一样的短发，严肃、刻板。男主人公是局里的统计员，卑微但诚恳，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相爱了，喜剧总是这样出人意料。我和女孩第一次看电影，看的是轻松快乐的喜剧，是不是意味着好的开端呢？

电影怎么散场，我们怎么回到各自宿舍里，没有留在记忆里。我记得的是莫斯科的电气火车，办公室的灯具、桌椅、盆栽，西装革履的男人，戴着各色花头巾的俄罗斯女人。回到朴素的宿舍，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。

电影里光鲜、体面的场景，有趣的对话，都消失了。我住的这间宿舍原来是教室，临时用油毛毡竹片隔成两间，我住在上铺，年深月久，油毛毡开裂，抬眼就能看到另一个班级宿舍的学生活动。

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。可是在这座小城里，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。

小城仅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，里面没有一名教授。有一家报社，一周出版一期四开小报，主要报道本城发生的新闻，新闻主要是开会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报纸一个月有两次副刊，我的语文老师是青年作家，他推荐热爱文学的同学去报社看看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见这个编辑。他用剪刀剪开一个个刚收到的邮件，用回形针将里面的稿件、来信夹好，叠在一起。然后，铺开一张白纸，一张一张往上贴车票，是那种公交车上自己可以撕的小票，五分、一毛，他贴了半个小时。这是他下乡采风要报销的票据。他一边贴发票，一边告诉我写作秘诀：你不能写售货员态度不好，如果你要批评某种社会风气，一定要先去表扬好的风气，比如先写一个优秀的售货员，描绘他的先进事迹，然后，在文章末尾指出某些售货员的不足，这样，才符合要求。

有一家图书馆，二楼阅览室有很多文学期刊。借书必须到门口那个油漆剥落的木头柜子里翻书卡，找到要借的书，交给管理员。管理员再去书库找书，每次都要等很长时间。有时读完了借来的第一卷，第二卷已被人借走了，只好跳着读第三卷。这样的阅读体验很奇怪，因为这种借阅，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在我印象里一直很破碎。那时出了很多书，馆里也买了很多，馆员们一直在埋头登记分类，四年之后我毕业退还借书卡时，他们好像还未登记完毕。

我们学习的中等师范教材，包括普通高中文理科的所有课程，还有师范专业的相关课程。美术老师教我们各种折纸，音乐老师是唯一穿西装的，他很有名气，经常出差，好不容易上课，大半时间讲外地音乐教育的见闻，小半时间毫不留情地批评学校，批评我们音乐底子差。终于说得差不多，打开课本，下课铃响了。我们有八本教材，到毕业，第一本都没有学完。

那是一个新名词、新理念

C

月光城 散文

澄澈而又荒凉

冯渊

爆炸的时代，高校里各个专业会有老师专门讲这些，在我们这里，完全靠口耳相传，靠无人指引的阅读。

有一年冬天，有个同学的表兄在大学读书，探亲路过小城，在我们宿舍借宿。我们围着他追问，到底什么是“异化”，我似乎知道一点又觉得毫无头绪，他用很好听的男中音详细讲了半个小时。大家围在一起，像听天外的声音。

多年以后，我在网上找到这座城市的昔日图片，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的光景。街道很窄，楼房四层就已摩天。商场有很少的玻璃橱窗，最热闹的电影院门口有几盏霓虹灯。人们的衣着朴素，表情更朴素。离城市不远的山里，有好几家以上海命名的工厂，本城的同学告诉我，那叫“三线”，在那里上班的是上海的工人和技术员。

我囫圇吞枣读了很多欧美的文学作品，也读了一些哲学、教育学、文学批评的图书。一面要应付功课，一面要阅读，我将一周的时间安排得很充实。和女孩来看电影，是奢侈的行为。

新出了很多装帧精美的图书，学校图书馆订购了不少。有杜勃罗留波夫选集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、别林斯基选集、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思想史，这些大部头的书是用最好的纸张印制的。像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集这类作品，白底封面，黑字书名，三十二开，印得特别厚，拿着很不方便。

我不知道要看什么，应该看什么，我希望什么都看一看。因为读的是师范学校，见到夸美纽斯的书、洛克的书，我也如获至宝。

没有人指点我读书。兴趣可以广泛，阅读范畴不可能无远弗届，能力不逮的地方太多了，我还花费了很多时间读李斯托威尔的书，苏珊·朗格的书。我哪里能读懂。

学校将我们招进来，目的是培养乡村小学教师。同学都是中考的佼佼者，有同学认为，即使余生不再读一页书，教小学也绰绰有余。一些同学看到了职业的尽头，提前与社会接触，有的学习经商，有的习练武功。

不少人在最好的读书年龄，有学习的能力和愿望，模糊了学习的方向。只有很少几个同学毕业之后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参加高考，最后重新择业，去了大城市。

我看着八十年代的小城图片，感觉整个城市的简朴、醇厚，那说的是民风人情。照片上还能看到当年墙上刷的标语“努力学习，振兴中华”，我想起深夜读书的情景，具体怎么努力，学习什么，我们都是糊涂的。社会亟需什么人才，我能成为什么人才，我要怎样为国家贡献力量，许多时候只是一些大词，不知到如何聚焦到自己的行为上来。

翥凤腾蛟、钧天广乐、团花簇锦、禹甸新图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是喜欢这些词语。大词本身无错，思维被大词掩盖，那些需要精细讨论的问题就被大而化之的感受模糊了。

那时，除了读那些最新出版的，我常常在小城穿行，看普通人的生活起居。我只能看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，看不到新的思想给小城带来了什么变化，也不知道谁在思考小城的未来。

整个城市像被一阵浓雾包裹，你说它温润如玉也行，但它真的太朴实了，朴实得跟一千年前差不多。一千年前还有一个叫李白的人，在这里留下了几十首诗歌。

这些砖瓦，这些楼群，都在灰蒙蒙的天空下，保持千年的淳朴。思想惊雷的变化，观念暴雨的冲刷，似乎与小城无缘。

我在网上看到小城电影院的图片，又想到自己花五分钱去工人文化宫看电视的情景，有个叫《春兰秋菊》的电视剧让我感动了很久。

我那几年的读书生活很清苦，整个城市也很清苦。生活的清苦没啥抱怨，内心的清苦，文化的清苦，让人觉得很多日子只是简单的重复。

当然也有人能从简单重复中找到醇厚的意义，那是要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不觉的人才有的体验。

我常常东张西望，就是和女孩看一场电影，也要回头望望百叶窗外面的蓝色天宇。

那场喜剧电影并未给我和女孩带来好运气，我们很快终止的感情跟这部电影也毫无关系。今天，从网上看到当年电影院的旧照片，突然想起看电影那天的黄昏和蓝得异常的天幕，想起那些过去很久的日子。

那时，我们内心澄澈，当我们被自己的单纯感动时，又发现心田原来一片荒凉。